

李晓林 著

# 边，边境的边

走读边境中国（卷1）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吉林出版集团

兴边富民行动 · 走读边境中国

# 边，边境的边

李晓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边, 边境的边. 东北卷 / 李晓林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4

(走读边境中国)

ISBN 978-7-105-09232-1

I. 边… II. 李… III. 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3706 号

---

## 边, 边境的边

著 者: 李晓林 (苗族)

责任编辑: 宝贵敏 (蒙古族)

罗 焰 (彝族)

书名题写: 郭正英 (裕固族)

图片摄影: 李晓林

装帧设计: 刘敬敏

---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 - 58130638 (编辑室)

010 - 64271909 (传 真)

010 - 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民族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12 字数: 500千字 (全套)

定 价: 160元 (全套5本)

书 号: ISBN 978-7-105-09232-1/C · 280(汉25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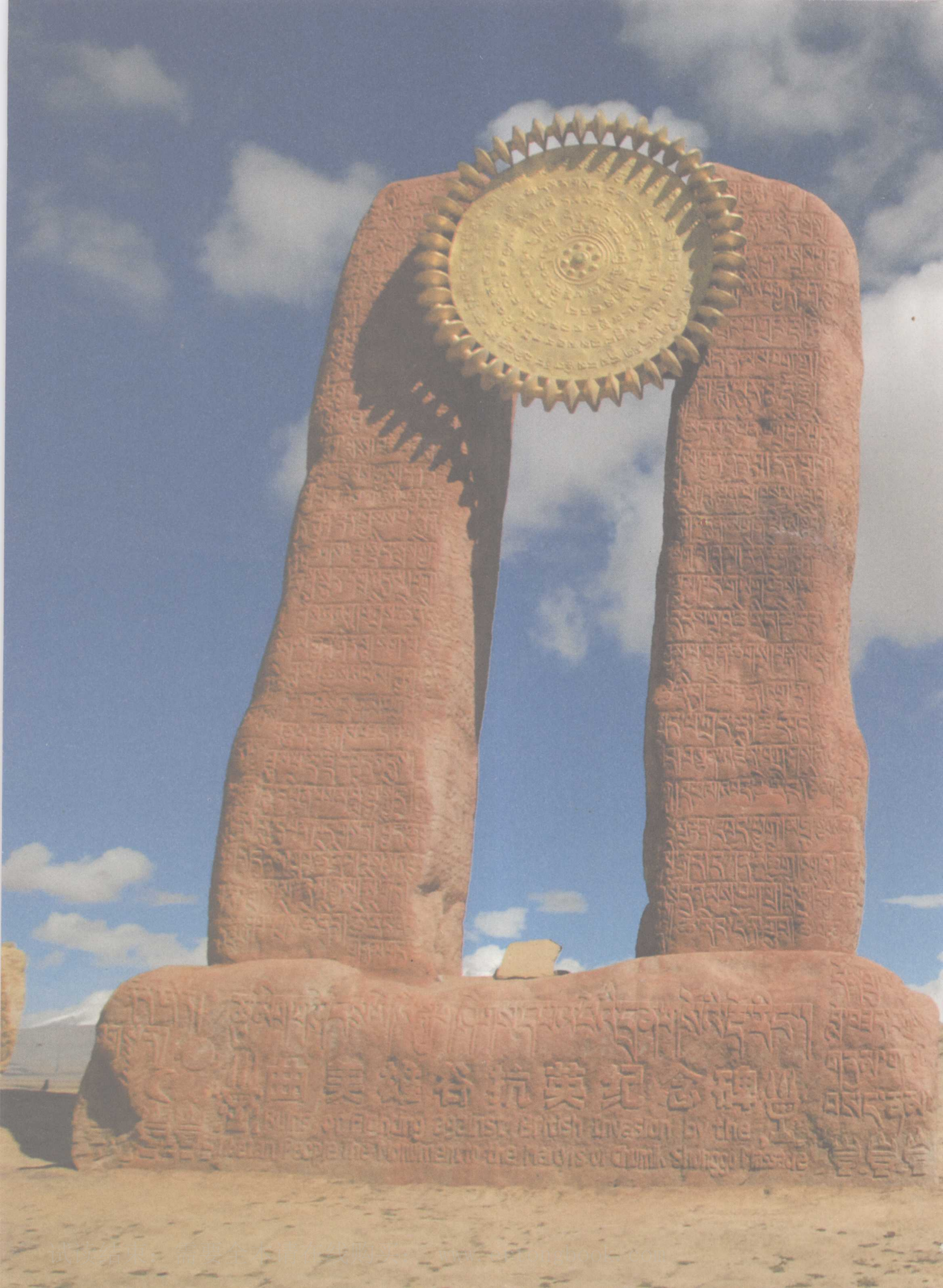
该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我还是<sup>日</sup>一直在路上 你们永远在我心中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母亲父亲和所有家人朋友  
献给边境地带的各族同胞

李皓林 (藏名顿珠琼培)

苗族，1965年10月生于湖北省建始县  
《中国民族》杂志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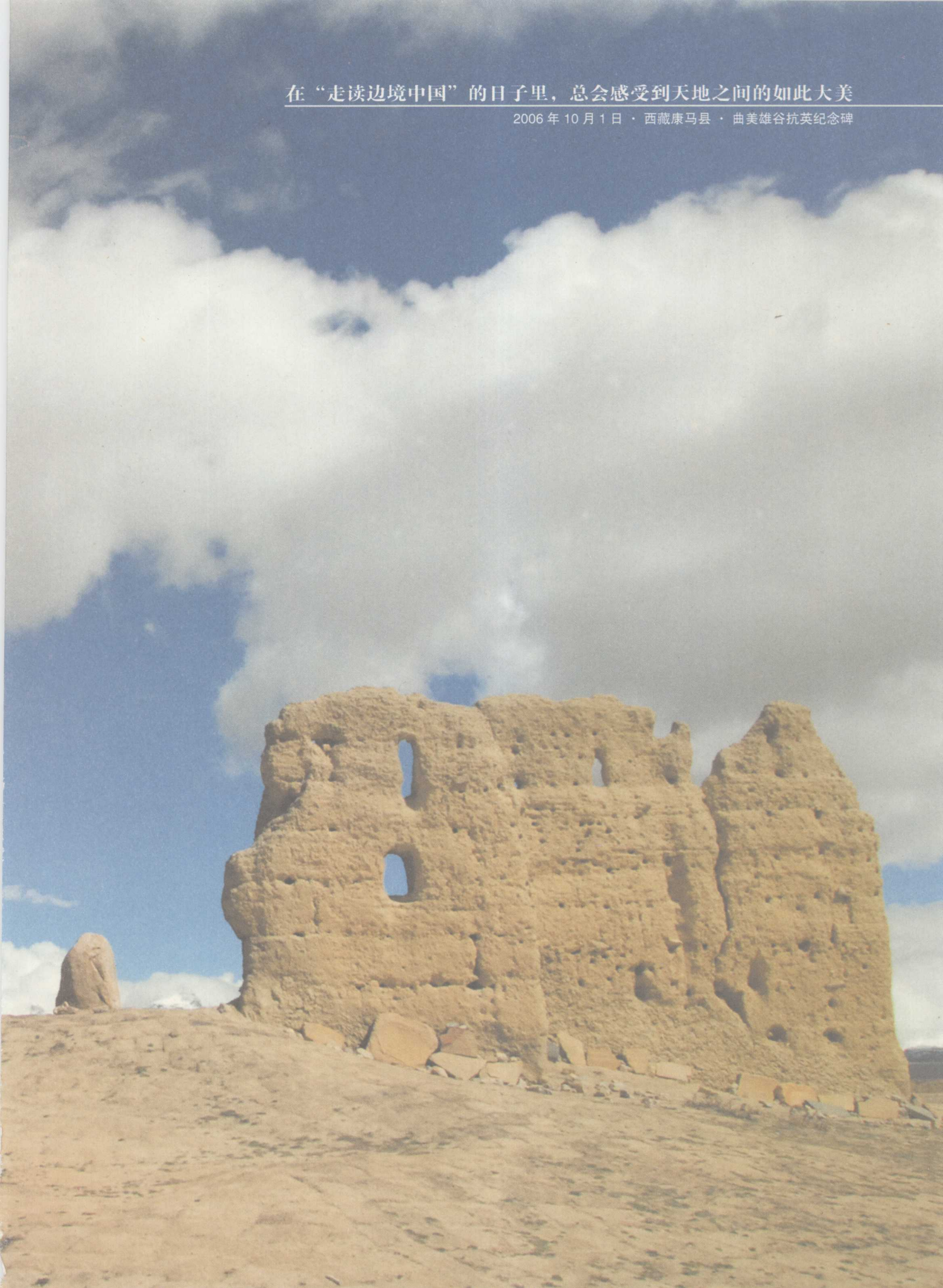


Monument inscriptions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the sun emblem.

由美籍谷抗英纪念碑  
ERUINS OF HONGJI AGAINST ENGLISH INVASION BY THE...  
...the hands of Chung Shingqi's base

在“走读边境中国”的日子里，总会感受到天地之间的如此大美

2006年10月1日 · 西藏康马县 · 曲美雄谷抗英纪念碑



## 总目录

01 边境在那里 中国在这里（前言）

### 卷1 辽宁·吉林·黑龙江

#### 辽宁

- 15 离开大海沿着界江往前走
- 18 江河终入大海
- 22 陆地边境线从此开始
- 28 鸭绿江

#### 吉林

- 35 一山两江间的家园
- 38 林海之中
- 45 长白山下
- 49 两上天池
- 51 这里的朝鲜族最多
- 56 以界江为名的地方
- 60 万源之河图们江
- 63 三国相连 五国相通

#### 黑龙江

- 71 两条大界江和两个人口较少民族
- 73 岂止是远东的菜篮子
- 77 与珠峰同时诞生的兴凯湖
- 79 顺流而下乌苏里
- 86 界江边的赫哲
- 101 兴安岭鄂伦春四乡记
- 120 逆流而上黑龙江

### 卷2 内蒙古·甘肃

#### 内蒙古

- 03 横跨北疆
- 10 额尔古纳河右岸
- 23 鄂温克的草原
- 36 新巴尔虎的人文新地标
- 46 乌珠穆沁的草原和长调
- 54 牧民为何要“走场”
- 66 大青山北麓
- 74 国门内外双城记
- 85 哭泣的骆驼
- 96 额济纳：一条河流的死亡与复活

#### 甘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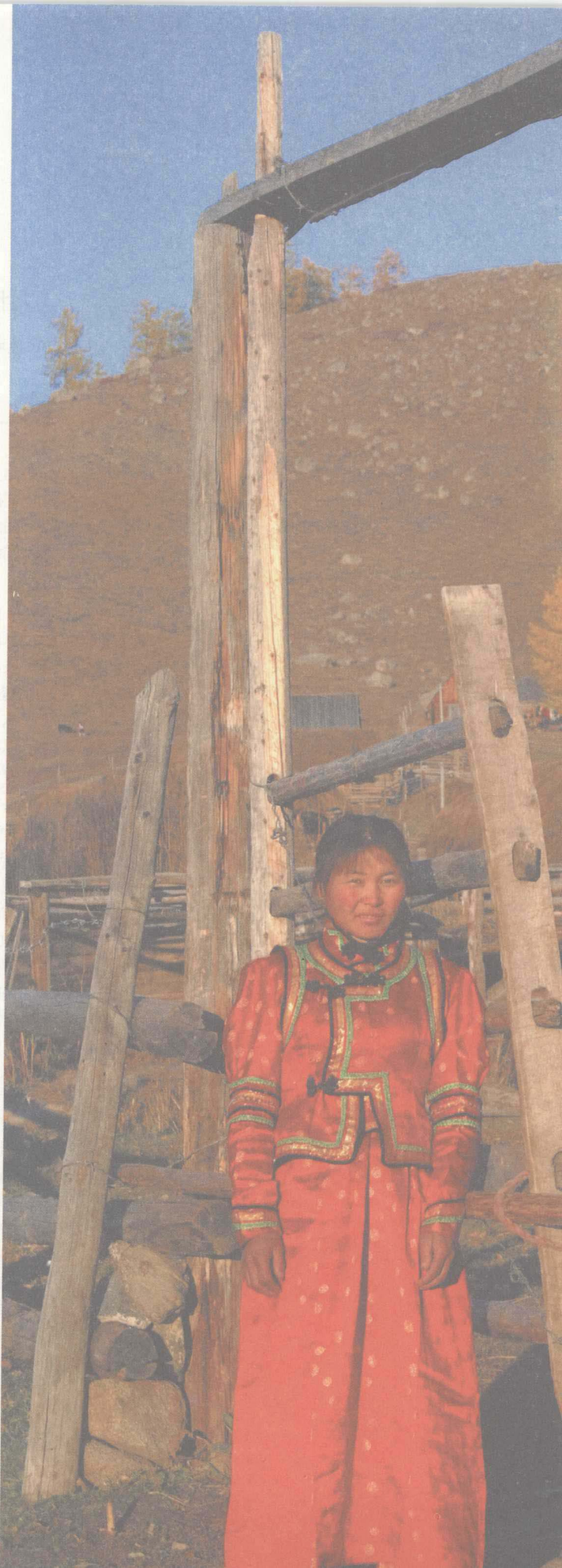
- 109 非常肃北 非常马鬃山

### 新疆 卷3

- 曾经西域 03  
巴里坤湖 08  
牧道、海子与古道 12  
    蒙古国客商来了 20  
西去的额尔齐斯河 26  
白哈巴牧村的传说与现实 42  
斡包节：追寻失落的记忆 67  
    一个定居点 72  
扶犁拓荒原 把剑镇国门 75  
    阿拉山口 85  
    此地名为“温泉” 89  
西迁节：一个民族的背影 92  
    把太阳放在马背上 102  
    夏塔的向往与抵达 107  
    神木园 118  
    到城里去上学 123  
    最西 最西 132  
帕米尔高原的“太阳部落” 149  
绿洲：高原之下 沙漠之中 170

### 西藏 卷4

- 天路迢迢向西藏 03  
阿里的“江南” 18  
去阿里拜见麦格隆 31  
    神山之下 48  
    风云际会吉隆沟 70  
    通往尼泊尔的地方 85  
    乃堆拉山口的 2006' 94  
    山的那边是不丹 107  
墨脱：依然隐秘的莲花 121  
    在喜马拉雅最东端 155







## 卷5 云南·广西

### 云南

- 03 云之南 边之春
- 08 怒江峡谷里的丙中洛
- 34 亦忧亦喜阿昌族
- 44 三台山
- 51 沧源佤山的深处
- 65 给瓦房盖上茅草顶
- 69 一笔特别的资金
- 75 清明秧
- 86 布朗山
- 91 西双版纳的一个 NGO
- 98 基诺山
- 106 去老挝搞替代种植
- 118 在中、老、越三国交界处
- 129 月收入 100 多元的代课老师
- 140 在麻栗坡山寨过年

### 广西

- 151 走过沿边公路
- 158 从海疆到陆疆
- 168 工业化和岩画
- 173 时光隧道里的友谊关
- 178 关于“广西之最”
- 184 大新的两张“名片”
- 189 扫清地雷之后
- 196 黑衣壮的村庄
- 203 沿边公路的尽头

致谢

## 边境在那里 中国在这里

“你们得走一万公里！”

这是1975年9月，刚刚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对负责筹备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的有关人员提出的要求。他的意思很清楚，开这个会之前必须深入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广泛而细致的调查研究。考虑到边境地区大多是民族地区，做好民族工作直接关系到边境的稳定和国防的巩固，原拟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族工作座谈会后来改为由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边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于边境地区尽快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迈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晃到了世纪之交，国家民委开始组织实施旨在改善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生存条件、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兴边富民行动。为了解其推进的具体情况，在国家民委兴边富民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下，我承担了《中国民族》杂志创办5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系列采访报道——“兴边富民行动·走读边境中国”。感激命运，赐予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2004年8月至2006年11月，我驾车逐一走访全国9个边境省区所有的135个边境县（旗、市、区），总行程10万公里。

小平同志的那句话，也成为我“走读边境中国”所追求的一个境界。当然，尽管我走的路程已远远超过一万公里。

只要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冥冥之中就会有一只手在帮你！

——歌德

其实，此前的10多年里，我已相继去过全国绝大部分边境地区。而“走读边境中国”，对我来说是几近极限的考验。除了体力和耐力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对边境具备一定的认知。

在美国，西部和边疆曾经被视为象征和神话，学者特纳还创立了“边疆理论”。伟大的诗人惠特曼，讴歌美国西进运动的同时发出疑问：“但是哪里是我许久以前出发想寻找的地方？为什么它至今未被发现？”

惠特曼的困惑，也困惑着我！

什么是边境？边境意味着什么？边境与国家，与民族，与自然，与文化，与历史……与我们每一个人，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除了遥远、神秘、森严之类的形容词之外，无疑，边境还意味着更为庞杂而深邃的内涵。

岂止是我的困惑呢？甚至连对我国边疆问题研究成果颇丰的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60多年前就在其影响很大的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坦言道：“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割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

边境，犹如一部厚重的大书，我只不过刚刚打开它。



## 归去来兮

2004年8月底的一天上午，我们驱车在天安门前转一圈，向城楼和广场挥挥手，便直奔北京—沈阳高速公路朝东北边境方向而去。这就是“走读边境中国”的启动仪式。孤单单的一辆车，上路了。

2006年11月初，结束对中印边境西藏察隅县的采访，我们沿察隅河逆流而上，再次从接近亚热带的河谷攀爬到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之巅，在然乌湖边进入318国道，即川藏公路，踏上回家的路。“走读边境中国”终于完成全部征程。

从最先抵达的东北海疆与陆疆相连的东港市，直到最后一个离开的喜马拉雅与横断山脉交接处的察隅县，全国的边境县，我都走过了。2280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这个数据似乎算不上多么的巨大和绵长，但为了足迹所至，为了感同身受，我和同事及朋友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

2004年8月~10月，从北京赴东北边疆，相继走过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全部边境县；

2004年12月~2005年4月，从北京赴南疆，先后走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的全部边境县；

2005年8月~11月，从北京赴西北边疆，走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全部边境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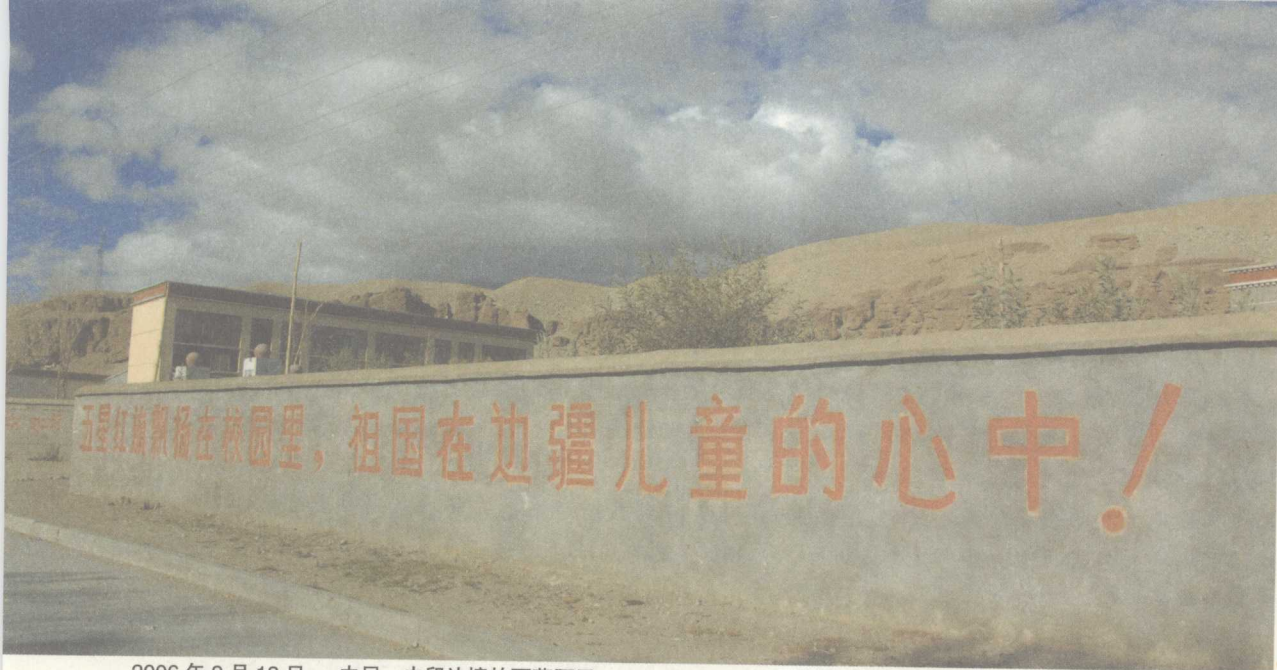
2005年11月，自新疆返京途中，走访甘肃省唯一的边境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2006年6月~8月，从北京赴北疆，走过内蒙古自治区的全部边境县；

2006年8月~11月，经内蒙古、甘肃到新疆，沿新藏公路进藏，从藏东南出藏，走过西藏自治区的全部边境县。

起初显得那么遥远悠长，那么缥缈无期，充满无法预知的艰险的边境之行，终于结束了。在每一个边境县的大地上，都碾过我的车辙，印有我的足迹。从访谈第一个边民——渤海之滨的满族农民孙伟，到最后一个边民——喜马拉雅山麓的僮人妇女丹娘，万水千山走过，恍若隔世，却又历历在目。

这一路上，连续3年的国庆节，我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农家、阿尔泰山哈萨克族牧人的秋牧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中印边境通关山口，看同样鲜



2006年9月13日·中尼、中印边境的西藏阿里

红的国旗在深秋蓝得格外高远的天空之下迎风飘飞。

这一路上，连续3年的中秋节，我在黑龙江畔的中俄边贸市场、伊犁河畔的维吾尔族农家果园和青藏高原的中不（丹）边境小镇，沐浴同一圆月的光辉。

这一路上，2005年的春节，我在云南中越边境佤族山寨一户刚刚得以温饱的农家过年。

为真实感受边民的生存境遇，我住过乌苏里江畔的赫哲族渔村、“北极村”里汉族人家的火炕，住过额尔古纳河畔俄罗斯族家庭旅馆的木刻楞房、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蒙古包，住过阿尔泰山深处的哈萨克毡房、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人的石头屋，住过阿里神山脚下乡政府空空如也的会议室、苯教寺院简陋的僧房，住过怒江峡谷独龙族农家人畜混杂的木楼、高黎贡山腹地和顺古镇蒙古族后裔的深宅大院，住过黑衣壮村屯里的公房、京族人家的海边别墅……

大兴安岭的俄罗斯族大妈烤的俄式大面包，象泉河谷的苯教大活佛给的酥油茶和风干羊腿，和田绿洲的维吾尔族大爷采摘的新鲜葡萄，云南佤族农家的腊肉，广西壮族农民刚从地里砍下的甘蔗……这些食物，并非只能充饥，更是为我补充不竭的精神能量。

边境沿线的居民，操持多种多样的语言。这使我在领略文明多样性的同时，也给“走读”带来更大挑战。我缺乏韧性和悟性去学习各民族哪怕些许的日常用语，所以一路上麻烦了很多人给我们做翻译。比如在西藏普兰县边贸市场采访印度客商、尼泊尔打工者的时候，就靠县委统战部的藏族干部和几名当地人士，吃力地进行印地语及尼泊尔语——藏语——汉语之间的来回转换。如许，我无数次地被引领至一个个陌生而神奇的世界。当然，由于语言的隔绝，也时常丧失掉与边民直接交流对话的诸多乐趣。

除我国的最东、最北、最西三个“极地”之外，我还沿着边防巡逻公路探访过数十个解放军的边防哨所。其中，中印边境的新疆神仙湾（海拔5380米）和西藏查果拉（海拔5300米），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两个军事哨所。在云南的中老、中越边境，我曾随武警边防官兵一起巡逻。那条密林中的崎岖山路，时有境内外的贩毒分子偷越国境。在广西的中越边境，我与解放军边防连队的官兵同吃同住，走访他们帮扶的边民人家。在吉林的中朝边境，采访某边防团时，我参加过官兵们的军事训练……和平时期的边防军人，呈现着别样的故事与情感。

大部分边境地区的交通状况依然还比较落后，尤其是通往县城和乡村的公路等级很低、路况极差，所以一路上的危险也就如影随形。此外，还有高原反应、严寒酷暑、风雨雷电和病痛等等的侵袭。不过，这一切都被我们甩在了身后。

从新疆叶城到西藏阿里的新藏公路上，那天夜里9点多钟，已经有高原反应的我们不敢再往

前走，只得留宿海拔 5300 多米的松西。在那四处透风的帐篷旅店里，我头疼、胸闷，整夜无法入眠。而一天多没吃饭的两个同伴，反应比我还要强烈得多。何警官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缺氧的苦头，无法抑制的痛苦使他呻吟了一夜。53 岁的摄影师凌风呢，虽说数次上过青藏高原，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刚躺下没一会儿，他就又剧烈地呕吐两次。先前吃的那点东西早吐得一干二净，后来吐的全是苦水。毫无征兆，属于医学上所说的喷射状呕吐。那一夜，迷迷糊糊的我一直在担心，生怕有谁挺不过来。好在第二天清早，我们都还能爬起来，靠着意志和机械性的本能继续开车前行。

从西藏的米林县前往墨脱县，全程 104 公里，我们徒步走了 4 天。到达墨脱县的当天晚上，因为一路上跋山涉水、日晒雨淋，睡到半夜时分，我被高烧和疼痛惊醒。这是有生以来身体所承受的最难熬的极限，发烫的体温，浑身无比的痛，虚弱得没有一点点力气。当时，只得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强撑着下床，哆哆嗦嗦地在行李中翻出几粒感冒药丸吞下去，稀里糊涂地从旁边床铺上再扯过来两条棉被。盖上 3 条被子后，又昏沉沉地在痛苦和恐慌中重新入睡。第二天早晨 9 点钟，我在阳光中醒来，高烧和疼痛消失得无影无踪，身体乃至精神竟然特别的轻松……佛祖保佑！

在云南省绿春县前往金平县的途中，夜宿某县城招待所，我们一时疏忽大意，忘了把行李全部取出来拿进房间。第二天上午，发现汽车右边的后窗玻璃被砸碎，车内一片狼籍，摄像机和所



2005 年 10 月 15 日 · 中巴边境的新疆塔什库尔干 · 塔吉克族少年

有摄像带丢失殆尽。这些摄像带，是我们在广西和云南边境沿途拍摄的，其资料价值和生动有趣相当难得。痛惜之余，我却从中得到另一个启示：老天只让本人专心致志地拍照片和写文章，不能分心搞DV。

经过怒江峡谷的某段时，一侧是随时可能塌方的悬崖绝壁，一侧是波涛汹涌的怒江，狭窄的公路中间山洪裹挟着泥巴、石头滚滚而来。我和朋友分别试探着开车往前冲了两次，终究又倒退了回来，并吓得不敢再动弹。幸好遇到一名当地的警车驾驶员，帮我们把车强行开出这截令人胆战心惊的路段。至于在新藏公路和其他边境地区的艰辛旅途中所遇到的数次危险，至今回想起来仍后怕不已……

走那么远的路，怎么都会有些磕磕碰碰。遇到一点惊险，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得感激上天的关爱和众人的帮助！惟有感恩！

“走读边境中国”，还少不了要与国境线对面的邻居打交道。我访谈过不少来到中方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或者探亲访友的国外边民，像朝鲜人、俄罗斯人、蒙古人、哈萨克斯坦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印度人、尼泊尔人、不丹人、缅甸人、老挝人、越南人等等。

一些穿越国境线的外国旅行者，也不时进入我的视野。尤其那些骑自行车周游列国的勇士，更令我难忘。在新疆乌恰县就遇见两个英国小伙子，他们结束中国的工作后，从北京骑自行车返回伦敦，计划费时半年。帐篷、炊具等日用品，全部在自行车上驮着。在新藏公路沿途，我们碰到过四五拨来自欧美的骑车人。一位斯洛文尼亚姑娘沿着丝绸之路骑行了6个月，才从伊尔克什坦入境中国。她计划游历西藏之后，再骑车去北京……

古今中外，这个世界上总有许多以各种姿态走在路上的人们。他们，是真正的行者。对于行者而言，苍穹之下无疆无界。

比起他们来，本人的“出境游”则有些“名不副实”。我一次次越过国境线，少则几十分钟一两个小时或者半天，多则“三日游”，踏进邻国的土地，像俄罗斯、蒙古、缅甸、老挝、越南，以前还去过朝鲜。如此“出访”，浮光掠影，感受了边贸大潮的起起落落，接触了异国的民俗风物，

2005年10月15日·中巴边境的新疆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叼羊比赛





2006年9月9日·中印边境的西藏噶尔县·夜宿门士乡政府会议室

还有助于加深对“和平崛起”、“睦邻安邦”之类地缘政治话语的体味。

环视周边，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是与我国山川相连的14个邻国。它们中间，既有市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者，又有饱受动荡不安之苦的弱小者，绝大多数属于发展中国家。至今，诸如朝鲜半岛、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周边国家的核问题、战乱、暴力恐怖活动、民主运动等，依旧是全世界的焦点。

很早我就知道，有国界线的边境县，构成我国当代狭义的边境地区，其总面积约为180多万平方公里，生活着2100多万人口，其中有3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这些地区人文历史复杂多样，并且拥有从亚热带到亚寒带、从海拔几十米的低谷到“世界屋脊”的高原等截然不同的自然风貌。“走读边境中国”，终于使我将抽象的概念化的“边境”，转化为具体而生动的人与事、山川与草木。那些无生命的数字，最终变成了鲜活的言行相貌和枯荣兴衰。

春夏秋冬，日日夜夜，山重水复，风霜雨雪。灿烂的笑容或者忧伤的哭泣，牧民定居点苍茫夜色里的蒙古长调，通过边境口岸和羊肠小道你来我往的边民，高原山寨的晨曦与河谷牧场的晚霞，森林草原上空雨后的彩虹，万众朝拜的神山圣湖，梅花鹿藏羚羊野驴大象，旷野大漠的泥泞和绝尘，大半天见不到人影的孤独长路上自己莫名的吟叹和嚎叫……这一切的一切，起点是终点，终点又成为起点。

归去来兮，真正能够让我内心掀起波澜或者宁静似水的，能够沉淀于记忆深处的，却是无数的平常之处和平常之人。它们或他们，于不经意间显示出事物的真相和人生的本质，袒露自然山川的源流，展现人世间和大地万物的美好及严酷，给予我生命的指引，带给我心灵的欢愉或苦楚……总之，那才是我最渴求得到的，那是我行走的终极意义所在。



## 乘愿再来

边境的历史，是一个国家的缩影。

边境的动静，乃国势强弱盛衰的风向标。

回望来路，灿若群星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及旅行探险家等，围绕边疆（边境）的考证、探察和阐述，不绝如缕，为后世留下丰厚的精神财富。

眼见得数不胜数的传统物象已然消逝，欣慰于古老珍贵文明的传承开始得到重视，憧憬着正在创造的未来。我一直在路上，也一直在找寻，找寻着关于“兴边、富民、睦邻、安邦”的答案。

与前辈先贤的足迹和伟业相比，我有的只是汗颜。走过，写过，我也明白了，自己那几十万字和成千上万幅图片，都不可能概括和复原“边境”这个博大精深的主题。

我国历史疆域的界定，指境内各民族共同活动的舞台，应该包括上下6000年、方圆1300多万平方公里（含海疆）的历史时限和地理空间。“毋庸置疑，凡在此时空之内生活的人群（民族、部族），都曾是今天中华民族的先民；凡在此时空之内建立的政权及其统治地域，都属于中国的历史疆域。”在离繁华的王府井不过数百米的一个四合院，年已古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研究员，这样指点我。

除东南沿海地区的高山族、畲族、黎族，广西的毛南族，西北的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之外，这次“走读边境”我接触了49个民族（还有几个尚未进行民族识别的族群），尤其重要的是，我对“中国”、“疆域”和“历史”等等概念逐步有了切肤之感，对马大正先生的话也隐约产生现实的认同。

2007年，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对某论坛所讨论的主题“中国境域”印象深刻。作为对边疆历史变迁研究颇深的学者，葛兆光觉得主办方提出的“国境在那里，中国在这里”的主题很有意思，并理解为这暗示了“国境”（政治领土的范围）和“中国”（文化认同的空间）的差异。当时他一方面想起了杜甫“国破山河在”的诗句，和明末士大夫说的“非亡国，乃亡天下”，觉得“山河”、“国”和“天下”，似乎在传统中国的观念里有些不一样。另一方面，他又记起近代以来直到现在，我国

2005年9月25日·中哈边境的新疆阿尔泰山白哈巴牧村

自然在岁月中变化着，  
我们对它的每一刻期望，  
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和内涵。

——若格·达勒（法国画家）

